

時間永不止歇 歷史還將繼續

· 采芬 ·

文天祥有詩：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岳，上則爲日星。於人口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八月，空軍的八月，滲透著我空軍人的血與淚，記錄著先烈前輩們的苦難和抗爭、光榮與夢想；雖然，戰爭的煙硝與烽火早已散去，但身爲空軍人，身爲中華民國的子民，我們都不應該忘記歷史，也不能夠忘記歷史，無論是抗日戰役時期的「八一四」寬橋空戰、「八一五」杭州南京空戰、「八一六」揚州句容空戰、「八二〇」長江空戰、「八二一」揚州空戰、「八三一」東莞空戰，還是戡亂時期的「八七」金門北空戰、「八一四」平潭空戰、「八二五」金門東十湮空戰。因爲每一場戰役、每一段歷史都乘載了我空軍世代相傳的忠勇軍風與有我無敵的浩然軍魂，爲後世的我們提供了一種對捍衛領空職責使命的

思量與前行座標。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兩位老師，回憶六十一年前我空運部隊「不分晝夜，鐵翼蔽空，從不間斷，膽大心細，穩、準、狠，人機一命，血、汗、淚，爲了捍衛臺、澎、金、馬，寧願屍骨不全，也要固守海峽中線，築起海上長城」的生命故事。

一般人所說的臺海戰役，是指民國四十七年的「八二三」金門砲戰，然自民國四十三年九月間，中共就已陸續對金門展開砲擊，並在浙、閩沿海一帶修建機場與興建鐵路，部隊進駐之企圖昭然若揭。而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共軍三百餘門火砲的濫射狂炸，兩個小時五萬七千餘發砲彈襲擊總面積僅一百五十三平方公里的金門地區，只是中共「攻取金門馬祖，武力解放臺灣」的正式宣告。此一殘酷轟炸，持續了整整四十四天，嚴重影響了海運及補給運輸，我空軍如林文禮上將等戰鬥機飛行員，抱持著「大丈夫當效命疆

場、有爲者亦若是」之精神，爭先恐後衝上雲端與米格機遭遇作戰；我空運部隊則在槍林彈雨中，成天打包，空運、空投，支援前線作戰，確保軍民用物資、後勤支援源源不絕。

「我只是個小兵，什麼也都不懂，長官要我上飛機空投，我就去。我只知道，如果每次投成功，前線金門的弟兄就會多些補給品可以用。」當時服役於臺中水湳機場運輸大隊的謝高昭回憶，C-46型運輸機什麼東西都運過、都投過，像是吃的、罐頭、



「八二三」金門砲戰期間，出動大量空運機載運人裝物資，雖然任務艱險繁重，但所有機組人員均不以爲苦，只一心企求拯救金門，迎來和平。

衣服、藥品、醫療材料、彈藥、火炮零件、通信機等等，印象最深刻的是空投月餅。謝老師說那是在中秋節前幾天，上級長官交代，這是總統特別準備要給金門官兵、居民的，一定要送到；好事多磨，飛了好幾趟才投下去，也不知道丟下去的月餅是不是原來的圓月餅，但他自己拿到月餅裝運的時候，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後來才知道，他們執行的是以C-119型運輸機為主，作戰時間自九月五日至十七日止，為期三十三天，總計六百五十九架次的「中屏計畫」。

畢業於空軍官校三十三期，時任第六聯隊飛行官，參與過十次夜間空投的許浩然老師激動地陳述：「『八二三』打得慘烈，隔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四日，馬載平教官與倪驥教官就奉命駕駛改裝有傷患病床的運輸機，載運四具棺木前往馬公基地。任務結束，飛回水湫機場已是深夜兩點多，飛機慘不忍睹，左翅膀竟有七根翼樑被打斷，且一顆一尺多長的砲彈頭還留在機翼中，可見當時砲火的猛烈程度，空運很危險呀！」

然而，補給線不能斷，那時候所有的空運機都從臺中水湫機場出發，以換人不換機的方式日、夜出勤，各機起飛間隔原為五分鐘一架次，而後

調整縮短為三分鐘一架次，隨戰況及補給需求甚至縮減至一分鐘一架次。隨著出勤頻次越來越密集，幾乎沒有武裝的空運機，只能憑藉飛行員的技術和勇氣，處在高度的任務風險中。

許老師表示，第六聯隊在整個金門空投戰役期間，共有兩名軍官與一名士兵喪命、兩名軍官失蹤、兩架空運機失事，也因為所有參與金門保衛戰的軍民齊心禦敵、不計生死，贏得了八二三的慘烈勝利，建立起空中長城，才能創造海峽中線的和平，確保中華民國同胞百姓後來的歡樂年年與自由幸福。

走過八一四、度過八二三，請記得，曾經有那麼一群又一群的年輕人，每一次的起飛都可能是永別，他們在雲霄中戰鬥，無懼死生，他們在長空中載運，傳遞希望，只為了國家民族的永生大義與中華民國的安危存續。勇氣是先人前輩們留給我們空軍後輩的精神圖騰和文化基因，回望空軍戰史，無數仁人志士在迅猛的時代潮流中，甘願放棄安逸舒適的常民生活，主動迎向戰爭，為時代洪流搭建起溝通的橋樑，探尋新的出路。

今天，時代的使命交到我們的手裡，請記得，時間永不止歇，歷史還將繼續。

心田·心事

· 李敬亭 ·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畝田，從懂事後一路走來，我們熱衷於在田畝上種名種利種種愛。只是屆齡退休之後坐六望七的現在，過往那些名利情愛，轉眼間，有如車窗外掠過的景物，已然山高而水遠都成過眼雲煙。在相對自由悠閒的日子裡，我們又該在自己的心田播種些什麼呢？

陶淵明的那首《歸去來兮辭》一開頭的提問：

歸去來兮，
田園將蕪胡不歸？

是的！胡不歸！

三徑就荒松菊在，高山流水憑誰聽？在俗世裡打滾了這麼多年，現在退休歸來，原期於淡泊寧靜以終老，卻時局多變，世事擾攘。在波濤洶湧的大環境下，個人是放任隨波而苟活？還是堅持奮泳以求生？重新審視自己的心田，我們又該將如何的打理和耕耘呢？

答案啊！

在薄暮那沁涼的山風中。